

日本语言文化论集

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

第一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语言文化论集第一辑/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
ISBN 7-301-03384-2

I . 日… II . 北… III . 日语-语言学-文集 IV . H36-53

书 名: 日本语言文化论集(第一辑)

著作责任者: 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

责任编辑: 齐语红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384-2/G·406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 版 者: 北京华伦公司排版部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151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一版 199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1.00 元

前 言

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创办于1987年。同年我所举办的“中日文化比较国际研讨会”取得的成功，至今仍使学界同仁记忆犹新。自创办之日至今，已近十载。在这段时间里，我所组建起一支结构合理的研究队伍，培养了大量的研究人才，招收了国内的第一批日本语言文学研究的博士生，拓展了研究方向，取得了累累的研究硕果。同时，我们还邀请了许多国外知名学者来所讲学，开设专题讲座，扩大了对外交流，活跃了我所的学术气氛。另外，我所还荣幸地聘请到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加藤周一先生担任日本文化研究所的顾问。毫不夸张地说，这10年来，我所研究人员在日本文化的教学工作上，在日本文化的研究领域里，都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了及时地汇集我所的研究成果，我们愿意投入有限的财力，创办一部自己的刊物，通过它与学界同仁进行广泛的交流。

《日本语言文化论集(第一辑)》是继我所编辑的《中日比较文化论集》(1990年)之后的第二部论文集。这本论文集将作为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刊物献给学界同仁，而且将不定期地出版下去。本期《日本语言文化论集》汇集了我所研究人员及部分校友近一二年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日本语言、文学、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除少数论文已发表外，大多是我所研究人员的新作。虽然不能说篇篇都是“精品”，但也不乏视角独特，立论严谨，可给人以启发的学术文章。我们愿意以这些文章与国内学界同仁交流，并祈盼着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这期论文集还刊载了两篇纪念文章。一篇是纪念陈信德先生

的,一篇是纪念刘振瀛先生的。陈先生与刘先生是我国日本语言文学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也是北京大学日语研究室日本语言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人。他们都曾担任过日语教研室的主任,为北京大学日语教研室的建设、发展,为我们的日本语言、文学研究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他们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学界公认的。至今,他们的学术思想仍使我们这些后来者受益匪浅。这两篇文章既是对两位先生学术思想的总结,也是对两位先生深切怀念的感情表达。我们刊载这两篇文章也正是要表达我们无比珍惜两位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的感情。

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1997年9月

目 录

前言	(1)
浅说外来语言对日语的影响(上).....	顾海根(1)
日语被动句式的汉译处理	陆松龄(22)
试论日语中外来语的产生及其作用	王彩琴(31)
论中日语言文化的异同	刘振泉(45)
从词语搭配错误看汉语对日语学习的影响 ——以语义分析为主	彭广陆(55)
从语篇的展开看日语中的连接成分及其功能与 分类	赵华敏(70)
浅谈日语中的色彩词汇表现	韩玉萍(82)
论日语中的感觉动词 ——“思う、考える”和“知る、分かる”	李奇楠(90)
浅析兼好法师在《徒然草》中所提倡的美意识.....	潘金生(101)
“和”、“物哀”与明治文学	于荣胜(117)
论日本人义理观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兼探讨部分日本人对战争责任认识 误区的文化原因.....	刘金才(133)
论日本人的忧患意识.....	李书成(149)
无常与日本人的美意识.....	金 勋(162)
日本煎茶道简史与现状.....	滕 军(172)
陈信德先生的学术思想与治学逸事.....	徐昌华(180)
读刘振瀛先生《日本文学论集》等的 几点体会	叶渭渠、潘金生(187)

浅说外来语言对日语的影响(上)^①

顾海根

日语是粘着语,汉语是孤立语,英语等西方语言是屈折语。这三种语言在语法结构类型上各自具有相互区别于对方的基本特征。然而,由于历史、文化、地理等诸方面原因,自古至今,日语在语音、文字、词汇,甚至语法的某些方面,都受到不同类型外来语言的影响(也受到过同类型语言如朝鲜语的影响)。上述外来语言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对日语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本文拟就外来语言在语音、文字、词汇以及语法等领域给日语以哪些具体的影响作一些粗略的归纳、整理,为读者提供一些日语概论方面的知识,以加深对日语特征、概貌以及日本文化特征的理解。

如上所述,日语自古以来受到各种外来语言的影响,在古代主要受汉语、梵语、朝鲜语等的影响,在近、现代又受到荷兰语、英语等西方语言的影响。但本文所说的外来语言只限于汉语和英语等,一般不涉及其他外来语言。以下分别就外来语言在语音、文字与标记方式、词汇、语法等方面对日语的影响作一些概述。最后,从日语的基本语言特征和日本民族的文化观角度,对为何日语易于接受外来语言的影响作一些探讨。

一、外来语音对日语语音的影响

首先对日语语音的基本特征作一些回顾。

提起日语语音,凡懂日语的人便会想起五十音图。所谓五十音图,是指由五十个清音假名按一定的语音规则,分五段十行排列而成的图表。它网罗了主要的假名(清音),并揭示了日语的音节关系,即音韵组织的体系,不仅对日语音韵学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且也是整个日本国语学研究领域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献。如它可以用来阐明音的转换,解释词源,也可用以说明用言的活用变化以及假名拼写法(仮名遣い)。但是,它不是现代日语音节表。其一是表中没有列入浊音、半浊音、拗音、拨音、促音、长音等,其二是表中还包含イ・ウ、エ・エ、オ・ヲ等现代日语中的同音假名。近年来,也有将浊音、半浊音、拗音、拨音、促音、长音等附在五十音图中,同时去掉ウ、エ、ヲ三个假名,称之为五十音图的。这样的“五十音图”便是现代日语音节一览表。(从略)

现代日语中,音节的总数有多少,没有确定的数字,大约在103~120个之间。原因是各家在确定音节标准的掌握上宽严不一。不过,多数学者倾向于103个,即清音44个、浊音18个、半浊音5个、拗音33个、特殊音(拨音、促音、长音)3个。若加上8个鼻浊音,音节总数便是111个。如果再加上若干来自英语等的外来语音,如“テイ、デイ、ファ”等,便达到,甚至超过120个音节(后述)。

日语的音节构造有以下特点:

1. 在同一个音节中不出现两个连续排列的辅音;
2. 在同一个音节中不出现两个连续排列的元音;
3. 除拨音、促音外,音节均为V、CV、CSV(V为元音,C为辅音,S为半元音),即为开音节;

4. 音节具有等时性, 每个音节的音长时间单位大致相同, 即为拍(モーラ)音节。也就是说, 长音与短音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

日语的音素(音位)总数为 24 个, 即:

元音: a、i、u、e、o

辅音: p、t、k、b、d、g(塞音)、s、h、z(擦音)、c(塞擦音)、r(闪音)、
m、n、ŋ、(鼻音)

半元音: j、w

特殊音: N(拨音)、T(促音)、R(长音)

日语的声调为高低型。其特点是:(1)词中第一拍与第二拍之间音的高低总是不同的, 第一拍为高调, 第二拍一定是低调; 第一拍为低调, 则第二拍一定是高调。(2)词中高调只出现在一个地方, 就是说, 如果出现二拍以上的高调时, 这些高调必须连在一起, 中间不可夹有低调。

上述日语的音节的构造特点, 音节、音素总数同现代汉语、英语等比较, 便可知道日语语音的基本特征是: 音节构造单纯, 音节、音素均少于汉语、英语。如汉语的音节总数是 411 个, 英语的音节总数则多达 3 万个以上。其次, 汉语的音素总数是 30 个, 英语则更多, 至少不少于 35 个。

其次, 从音素种类看, 日语中唇音较少, 缺少 v、f 音。虽有 p、w 音, 但其使用受到限制, 如 w 只和 a 结合组成 wa(ワ), p 音用于和语词词头为数甚少。

因此, 当日语与外来语言接触, 遇到本语言中没有的语音时, 除了采用相似音与之相对应以外, 便有可能吸收某些外来语音。下面来具体考察外来语音对日语语音的影响。

前面提到, 现代日语中有 33 个拗音和 3 个特殊音 N(拨音)、T(促音)、R(长音)。但是, 据考证, 这几个音在上代(奈良时代)日语中都不存在, 而是相继出现在平安时代以后。其中拨音、促音、拗音的出现都与受中古汉语语音影响有关。

1. 拨音/N/

日语中拨音用假名“ん”或“ン”表示，“ん”的字源是我国汉语中的“无”字。但是在奈良时代的文献中找不到与此相对应的万叶假名，拨音来源于中古汉语的鼻音韵尾。

中古汉语(六朝、隋、唐时期)有/-m/、/-n/、/-ng/3种鼻音韵尾。这几个鼻音传入日本,最初,古代日本人把/-m/发成“ム”或“ミ”,/-n/发成“ナ”或“ニ”^②。也就是说,在它们后面分别附上一个元音/u/、/i/、/a/,如“三/sam/”、“心/siēm/”分别读作“三位(サムミ)”、“灯心(トウシミ)”,“信/siēn/”、“钱/dzien/”分别读成“信(シナ<濃ノ>)”、“钱(ゼニ)”。为什么要在其后附上一个元音呢?如前所述,古代日语的音节一律都是开音节,以/m/、/n/收尾的闭音节不符合日语的音节构造,日本人难以接受。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语中出现了拨音标记“ン”。此时,/-m/、/-n/二者也已合流。于是“三”“心”“信”“钱”分别读成“サン”“シン”“シン”“セン”,也就是说,原本在中古汉语中出现对立的/-m/、/-n/转成日语时,前者被后者吸收,合二而一变成了同一个音。

汉语中古音/-n/、/-m/(后被 n 吸收)与日语音之间这一语音对应规则同样也适用于现代汉语北京音(北京音也已无/-m/收尾的鼻韵尾)与日语音之间的对应规则。陈信德先生指出:现代汉语北京音中带“an”“uan”“ian”“en”“uen”等韵母的汉字,日语音读作拨音,很少例外^③。如:

安心 ānxīn アンシン

人民 rénmín ジンミン

简单 jiǎndān カンタン

战线 zhànxiàn センセン

专门 zhuānmén センモン

下面两个字音可视为例外:

侦 zhēn テイ 劲 jìn^④ ケイ

这里顺便说明一下中古汉语中另一个鼻韵尾/-ng/与哪个日语音相对应。

据古代汉日语音对比表明,中古汉语鼻韵尾/-ng/与日语音的ウ长音[u]、イ长音[i]相对应。这条对应规则同样也适用于北京音与日语音之间的对应。如北京音以/-ng/收尾的汉字,即带“ang”“uang”“iang”“ong”“ueng”等韵母的汉字,日语音大部分读成ウ长音。但是,带“eng”“ing”韵母的汉字也有读成イ长音的^⑤。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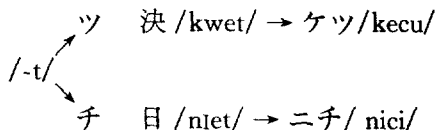
方向	fāngxiàng	ほうこう
中央	zhōngyāng	ちゅうおう
同盟	tóngméng	どうめい
公明	gōngmíng	こうめい
共产党	gòngchǎndǎng	きょうさんとう

不过,下列带[ng]鼻韵尾的汉字,在宋、元以后传入日本时,日语按唐音处理用拨音相对。

瓶びん、明みん、清しん、南京なんきん、提灯ちようちん、風鈴ふうりん、普請ふしん、看經かんきん

2. 促音/T/

上代日语中也无此音。促音出现于平安末期以后,其产生也与汉语中古音有关。汉语中古音中有/-t/、/-k/、/-p/3种不同的塞音韵尾,即入声韵尾。这3个入声韵尾传入日语时,日本人也采用与拨音相同的方法,在/-t/、/-k/、/-p/后面加上一个元音,以转成开音节。如:



ク 白 /bek/ → ハク /haku/

キ 敵 /dek/ → テキ /teki/

フ 合 /həp/ → ガフ gafu → gau → ゴー /gor/⑥

这就是说，日语中以“ッ”或“チ”表示入声字的/-t/尾音，用“ク”或“キ”表示入声字的/-k/尾音，用“フ”表示入声字的/-p/尾音。

上面三种促音中，前两种促音与原字音比较接近，而以 p 收尾的入声音现代日语中成长为音“ゴー”，二者相去甚远。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原因是在平安时代日语中出现了“ハ行转呼”现象：ハ行音位于词中、词尾时转呼ワ行音，即由 Φ_a 、 Φ_i 、 Φ_u 、 Φ_e 、 Φ_o 转成 wa、i、u、e、o。就是说，上面字例中的“u”是由 Φ_u 中的辅音 Φ 脱落而成的。然后 au 因出现长音化而变成长音 /o:/，进而演变成 /o:/。因此以 p 收尾的入声音在现代日语中已看不出来它是入声音了。

试问，为什么古代日语中不用ハ行音的 [p] 与中古汉语的 /-p/ 韵尾相对呢？据考证，奈良时代（至室町时代）没有 [p] 音，而只有 [Φ] 音，而 [Φ] 和 [p] 发音部位相同，都是唇音，因此便用 [Φ] 音与之相对应。不过，这个 [Φ] 音是从 [p] 音演变而来的。据日本学者研究，在奈良时代以前这个 [Φ] 音的前身可推定为 [p] 音，即 pa、pi、pu、pe、po。后因出现“唇音退化”，重唇音向轻唇音转化，即由 [p] 转成 [Φ]，也就是说，由 pa、pi、pu、pe、po 变成了 Φ_a 、 Φ_i 、 Φ_u 、 Φ_e 、 Φ_o 。顺便提一下，到了江户时代，ハ行（ファ行）除假名“ふ”中仍保留 [Φ] 音以外，其他都转成喉擦音 [h] 至今，即 ha、hi、he、ho。也就是说，现代日语中的ハ行是唇音退化的产物，是由 [p] 经由 [Φ] 演变而来的⑦。

3. 拗音

据考证，在上代也无此音。此音的产生，其原因是古代日本人

为了力求忠实记录汉字原音介音[i][u]。为便于古今对比,现将中古汉语音、日本汉字音、现代北京音分别列举如下:

汉语中古音	日本汉字音	北京音
居/kio/	キヨ/kjo/	jū
株/tʃu/	シュ/sju/	zhū
朝/tʃeu/	チヨウ/cjor/	zhāo

但是也有不忠实于原音,即不以拗音相对的。如:

仙/sien/	セン/sen/	xiān
酸/suan/	サン/san/	suān

另外,日语中还有一种用[kwa][gwa]表示的拗音,也称“合拗音”(与此相对,上面的拗音也称“开拗音”)。如:

クワジ(kwadʒi 火事) グワンネン(gwannen 元年) クワシ
(kwaji 菓子) サングワツ(sangwatsu 三月)

但是,以后随着日语音韵史上出现唇音退化现象,合拗音渐渐直音化(即半元音[w]脱落),到了江户后期便被[ka][ga]所吸收,统一于“カ”“ガ”。不过,现代日语的某些方言中仍保存着合拗音。

4. 连声

连声是古代日语受古汉语影响而出现的语流音变现象。其表现为两个汉字复合,当前位汉字尾音为辅音[m][n][t],后位汉字首音为ア行、ヤ行、ワ行音时,后位字首音受前位字尾音的影响,分别转成マ行、ナ行、タ行音。如:

[m]

三位(さん+い→さんみ)[sam]+[i]→[sammi]

陰陽師(おん+ようじ→おんみょうじ)

[n]

新院(しん+いん→しんにん)[sin]+[in]→[sinnin]

天皇(てん+おう→てんのう)

善悪(ぜん+あく→ぜんなく)

観音(かん+おん→かんのん)

[t]

雪隠(せつ+いん→せっちん)

仏意(ぶつ+い→ぶっち)

屈惑(くつ+わく→くったく)

仏音(ぶつ+おん→ぶつとん)

由上可知,连声是同化的一种,主要为了发音方便、顺口。连声最早见于平安时代,当时只局限于汉语词,至室町时代,其出现范围有所扩大,也可出现在和语词之间或汉语词与和语词之间。如:

おん+あるじ→おんなるじ(御主)

今日+は→こんにた

人間+は→にんげんな([ningen]+[wa]→[ningenna])

上述现象在室町时代是相当规则的,但以后渐渐衰退,在江户时代末期便已消失,现代日语中除某些读法已固定的词语如“天皇、雪隠、屈惑、観音”等以外,已无此现象,如“原因”“法王”“(第)三位”等读音分别为“げんいん”“ほうおう”“さんい”,而不变读连声。日本学者指出:连声消失的原因之一,是人民大众对汉字的辨音能力的提高。在江户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木版技术相当发达,人民大众接受文字教育的机会自然增加,识字能力便有所提高,能正确识别汉字的字音,如“院”读作“いん”而不是“にん”,“意”字音是“い”而不是“ち”。于是读汉语词时力求按字音准确发音,而不管发音是否拗口。这样,一度盛行的连声便渐渐消失了^⑧。

5. 中古汉语语音的传入与和语词“头音规则”的消失

古代汉语对日语语音的影响,不仅使日语新增加了若干个语音,而且对古代和语音节的组合分布也有一定的影响。如上代日语(和语)中音节的组合、分布有一定的限制,即所谓“头音规则”:(1)元音音节只出现在词头,不出现在词中词尾,忌讳词中、词尾元

音相连；(2)词头不出现浊音；(3)(自立词)词头不出现ラ行音。首先，对“忌讳词中、词尾元音相连”作一些说明。

如上所述，和语词元音音节不出现在词中词尾。那末，词头为元音的词接在另一个词后面时，由于古代和语词都是开音节，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前后元音相连。此时，如何处理这一现象呢？当时，为了避开词中、词尾元音相连，采用下面三种方法：

(1)省略其中一个元音，如：

ながあめ(長雨)→ナガメ、かたおもい(片思)→カタモイ、あらいそ(荒磯)→アリソ、わがいも(吾が妹)→ワギモ

(2)插入辅音s，如：

はるあめ(春雨)→ハルサメ、こあめ(小雨)→コサメ

(3)元音融合，即相互同化转成另一个元音。如：

ながいき(長息)→ナゲキ(嘆き)、たかいち(高市)→タケチ

不过，这种语言现象，进入平安时代便消失了。日本学者指出，这也和汉字音有关。这是因为在汉字的音节中词中、词尾元音相连是十分常见的，如“あい(愛)、ほう(報)、かい(海)”等。其次，与日语内部自然出现的音韵变化也有关系，如当时已出现了イ音便、ウ音便：“つきかき(築垣)→ついがき”“つきて(次)→ついで”“さきて(発)→さいて”、“かぐばし(馥)→かうばし”“やくやく(徐)→やうやく”，在词中出现了元音相连现象。

关于词头不出现浊音。以后，也由于汉语词的大量传入日本，使日语中出现了词头为浊音的词汇，如“だいじ(大慈)”“じざい(自在)”等。其次，这也和日语和语词内部自然出现的语音变化有关系，如现代日语中的和语词“ばら、でる、だく、どこ”等，在古代最初分别是“いばら、いづ、いだく、いづこ”，都是在使用过程中因出现词头元音音节脱落而形成的。

关于(自立词)词头不出现ラ行音。现代日语中仍保持着古代日语的这一传统。如助动词“らしい”其词头确是ラ行音，但实际

使用时不能单用,一定要附在其他词语后面。至于诸如“るり(瑠璃)、りやく(利益)、ラジオ、リボン”等词头为ラ行音的词语都是汉语词或外来语,而不是和语词。就是说,汉字音的传入,填补了日语词头不出现ラ行音的空缺。

以上是汉语语音对日语语音的影响。下面说说英语等外来语音对日语语音的影响。

英语等外来语音对日语语音的影响有以下三点:

1. 古代和语中,除拟声词、拟态词以外,词头一般不出现パ行音,汉语词词头也不出现パ行音。16世纪中叶西方外来语传入日本后,日语中才开始出现词头为パ行音的词语,如パン、ピン、プール、ペンキ、ポテト等。

2. 日语中促音一般出现在清辅音 k、s、t、p 等前面,如:がっこう(学校)、ざっし(雑誌)、はってん(発展)、あっぱく(压迫)。西方外来语的传入,使日语促音出现的范围有所扩大,在某些浊辅音 g、b、z、d 以及清辅音 h 前面也可出现促音,如:レッグ、ブリッジ、ベッド、ペップル、パッフ。原因在于英语等西方语言中,在上述条件下清浊辅音之间出现对立,具有区别意义的功能。如:

バック(back 背) バッグ(bag 袋)

パット(pat 轻击) バッド(bad 垫肩)

マット(mat 坐垫) マッド(mad 狂热的)

ホップ(hop 跳) ボップ(bob 女性短发)

3. 英语等外来语音的传入,使日语中出现了不少新的外来语音节(见下页表)。

下表引自平成3年(1991年)由日本内阁公布实施的《外来語の表記》。表中列入用于标记外来语的音节共136个。就是说,在原103个标准音节(左侧)的基础上新增加了33个外来语音节。表中右侧上半部的13个音节和左侧103个标准音节一起列入第1表,下半部的20个音节单独列入第2表。为什么要将33个外来

用于标记外来语的假名和符号

第1表						
ア	イ	ウ	エ	オ		シエ
カ	キ	ク	ケ	コ		チェ
サ	シ	ス	セ	ソ	ツァ	ツェ ツォ
タ	チ	ツ	テ	ト	ティ	
ナ	ニ	ヌ	ネ	ノ	ファ フィ	フェ フォ
ハ	ヒ	フ	ヘ	ホ		ジェ
マ	ミ	ム	メ	モ	ディ	
ヤ		ユ		ヨ	デュ	
ラ	リ	ル	レ	ロ		
ワ						
ガ	ギ	グ	ゲ	ゴ		
ザ	ジ	ズ	ゼ	ゾ		
ダ			デ	ド		
バ	ビ	ブ	ベ	ボ		
パ	ピ	プ	ペ	ポ		
キャ		キュ		キョ		イエ
シャ		シュ		ショ	ウイ	ウエ ウォ
チャ		チュ		チョ	クァ クイ	クェ クォ
ニャ		ニユ		ニョ	ツイ	
ヒャ		ヒユ		ヒョ		トゥ
ミャ		ミュ		ミョ	グァ	
リャ		リュ		リョ		ドゥ
ギャ		ギユ		ギョ	ヴァ ヴイ	ヴェ ヴォ
ジャ		ジュ		ジョ		テュ
ピャ		ピユ		ピョ		フュ
ピャ		ピユ		ピョ		ヴュ
ン(撥音)						
ッ(促音)						
ー(長音符号)						
第2表						

语音节分别列入两个表呢？笔者认为，这是基于这些外来语音节的和语化程度的不同。前13个外来语音节列入第1表，意味着它们已为绝大多数日本人所接受，已在日语音系中安家落户，而下面的20个音节的和语化程度不如前者，仍带有明显的外来语音特色。

另外，英语等西方外来语音的传入，还提高了传统音节中下述拗音的使用频率：(1)ア段拗音很少用于拗长音；(2)ウ段拗音除シユ、ジュ以外都以拗长音出现；(3)ミヨ、ヒヨ等お段拗音也都以长音出现；(4)ミュ、ヒユ、ビユ的使用频率也很低。其原因在于汉语中古音本身分布不均衡，即与拗音相对应的汉字音本身数量较少^⑨。下面略举几个外来语词例：

ビュッフエ、リュックサック、ミュンヘン、チャート、ワッシャー

二、外来文字对日语文字、标记的影响

世界上文字一般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表意文字，如汉字；一类是表音文字，如拉丁字母。一般语言采用单一文字，而日文则采用复式文字，既用表意(表词)文字，如汉字，又用表音文字的一种音节文字，如平假名、片假名。此外，有时还使用罗马字、阿拉伯数字。

日语的文章标记体是汉字假名混写体，各种文字既有分工又相互配合。如“防衛費がGNP1% 枠を突破したニュースが流れた”所示，汉字主要用于标记实词(名词、用言词干)，平假名主要用于标记虚词(用言的活用部分、助词、助动词)，片假名主要用于标记外来语、外国人名和地名、象声词等，罗马字主要用于标记略语“GNP”“PKO”、略字“cm”“kg”等。这种汉字假名混写体有两个特点：一是各种不同文字的并用，能使词与词之间的断续关系清楚地显示出来，即在客观上提供易于迅速识别词语的条件，因而也利于